



我的书房名为“菊佳书斋”。菊佳,是大学时艺术系的篆刻老师为我取的字,源自东晋诗人陶渊明的诗:“秋菊有佳色,裛露掇其英。”

我的书房约十五平米,藏书逾五千本。我同时收藏古典读物的法文原著和中文译本,对照着阅读。我的藏书不止于书斋,延伸到卧室、客厅,甚至连厕所也有书报架。书香满屋,散落各室,随处展读,乐此不疲。

书斋,是都市里的纯净天地。我在油画布上写书法,自己题字、自己刻印章。这一方现代版的竖匾,是不是也别具一格,另有佳色?



书斋的竖匾

阅读,是灵魂的水疗

□施文英

我自小酷爱阅读,我的阅读几乎伴随着绘画起步,什么书都读,尤爱漫画书。自己画了很多连环漫画,边写故事边画图,乐在其中。

中学时期,我读到赫胥黎的《美丽新世界》,对未来世界充满好奇与向往。阅读世界的辽阔,给予我梦想和思想的翅膀。那时也读到了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,醉心于其笔下唯美景物与意象。

大学时期,深受哲学老师的影响,我阅读了大量中外哲学书籍。中国的孔孟、老庄、周易;西方的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、史宾诺沙、叔本华、尼采……我在众多思想巨擘间懵懂穿行。

真正涉足文学作品,是负笈法国,研读文学史硕士之时。那时,古今中外名著我都读。在台北看不到鲁迅的作品,到法国后,我搜罗中文书店买齐了他所有的著作。西方经典作品自然不会错过:左拉、巴尔扎克、雨果……我囫圇吞枣,啃读莎士比亚全集;也欣赏俄罗斯作家普希金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等人的作品。《战争与和平》《悲惨世界》等巨著,都是慢慢细嚼。

读法语著作时,我偶然间接触到法国评论家笔下的日本作家紫式部,开始展读他的著作《源氏物语》,惊异于日本文学对物的寄情、对命运无常、生命无助的感叹。

在国外接触更多的是法文原文

作品,我自然而然关注翻译。我通常一边阅读原著,一边翻译出来。但真正的翻译,是在华文报社工作之后。

有一天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,一位中国同胞前来找我帮忙填写申请社会保险的表格。他到法国20年了,竟然连姓名、性别这样最简单的法文字词也看不懂!他说自己在法国就像瞎子或聋子一样,很不方便。这些远赴异国他乡谋生的华裔们,在生活上竟有这么大的困难!

这一发现,驱使我投入到翻译工作之中,在报纸上开辟了法国生活专栏,为不懂法文的朋友们编译法国的法律知识、生活指南,如何申请各项社会补助等等。

我左手翻译法律条文,右手翻译文学名著。这时我才发现,大学时读的那些哲学书籍有很多地方都翻译错了,于是开始涉猎翻译的论集,领悟到翻译的重要性。

我年少时喜欢涉猎古今诗词,也随兴涂写诗作,但认为诗词是很高的境界,不敢企及。出国之后,读到贾克·普维的诗集《话语》、阿波里奈尔的《醇酒集》、拉封丹的《寓言诗》等。用另一种语言读诗,打破凡事理所当然的条规,令我开始寻找、反思、质疑:诗为什么要这样写?为什么运用这种风格和语句?

这种新的语言,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,开启我在文学领域里新的视象,使我又重新点燃起对诗歌的热



施文英,海外著名华文女作家,美术文史双硕士,曾任法国《汇报》副总编,翻译法文小说、出版诗集、画集、散文集、学术著作等。获“首届国际生态文学奖”散文诗金奖等全球华文文艺奖项,国际华文桂冠诗人荣衔。

情,出版了诗集《海面寂寞得离奇》。读诗写诗,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,为平淡中增添了诗意。

随着年岁渐长,养生等书籍进入视野。我的一部短篇小说和数篇微

型小说中写的故事,就是从研读中医书籍里获得了灵感。但是养生不如养心,如果用心阅读,自然能够打通堵塞的情绪脉络。读书,无形中顺畅了精神的任督二脉。

【书道】

经过初读、精读、联读三阶段,通览、品味经典段落,思考作品的深层内涵。从西方名著开始,《小王子》《老人与海》《悲惨世界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,读多遍。中国经典也涉猎,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、四大名著、二十四史等。

【书语】

阅读,是灵魂的水疗。读一本好书,仿佛身心都洗涤了一遍。

【近读】

莫言:《老枪-宝刀》(麦田出版社)
尼可拉·史帕克斯、罗伯特·拉丰:《瓶中信》
尤素福·刘宝军:《悲越天山》(宁夏人民出版社)
刘颀:《文心雕龙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
叶嘉莹主编:《花间集》叶嘉莹主编(上海古籍出版社)

【自荐】

此书获得“首届国际生态文学奖”散文诗金奖。散文集的内容与书相关,法国是一座独特的旧书镇,整个小镇都是旧书店……



散文集《书香法国情》



【喧嚣之余】宋明辉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席教授

穿过阿尔卑斯山

去威尼斯的不到十个人,组成所谓“威尼斯小分队”。为了在伯尔尼玩玩看看,大家九点就出发,由Chiara带队。

我们从弗赖堡先乘坐小火车,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伯尔尼。到达时,伯尔尼正在下雨,但一路都有拱廊,在雨中仍可以方便行走。在联邦大厦背后,我们看到伯尔尼的古城,完全就像弗赖堡,甚至弗赖堡和伯尔尼的河流也是同一条河。从平台上看上去,伯尔尼确实有着错落有致的古老建筑。一行人看得开心。

在伯尔尼大约走了两个小时,我们回到火车站,买了午餐,进站等车。接下来,一路火车从伯尔尼到米兰,经过阿尔卑斯山,这一路山色壮丽,都是陡峭的山峰。但与挪威不同,这里的山看起来更像中国随处可见的那种山峰,甚至有范宽的画意。随着海拔升高,车厢里冷极了,但也没有暖气。天气不好,雪山就在朦胧之中,反而更神秘。

我们这一路都惊喜不已,不知不觉过了瑞士国界,意大利顿时看出绿色,满是春意。不久后到了米兰。中央火车站真是气派,建筑是新古典主义的,具有帝国风格。虽然在米兰停留了两个小时,但我们没有再去哪里闲逛,一行人就在车站对面的咖啡馆休息了一会儿。再上火车,很快天就黑了。路上,严锋在计划去Aosta的路,最终我们决定先去都灵。

抵达威尼斯已经九点多了,Chiara领着大家,继续一路走,到了Al Sole酒店,古老的建筑,临运河,房间非常高,打开窗户可以看到月光下的运河景色。都决定不吃晚饭,我们早早睡了。

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

活人更爱活人

“不会是AI写的吧?”这已经成为当下人们对“优美文字”的一种本能反应。人们对无孔不入的AI写作充满警惕,对抗的一种方式就是更加珍惜“活人文字”。你看,这大半年刷屏的文学作品,都源于普通人。

一位大爷挑战写作1957年高考题作文《我的母亲》,“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,黄了又青,就像我的念想一样”看哭了很多。在北京打工常去图书馆读书的河南大叔,写在人民日报上的“感觉不赖”“怪得劲”饱含生活的气息。14岁中学生的《藏在罐子里的爱》,“只是一层薄薄的土,人与人就再难相见了”,在普通人的文字里,思念就是这样具象化。

前几天我在上海鲁迅公园参加小红书文学节,初看那句“写东西,是这个世界上,非常平等的爱好”时,还不太理解,细品这些普通人文字中真实的生活力量,才读懂了“平等爱好”的意味。相比作家写作,素人写作离生活更近,它没有直接日子流出来的。

今天的年轻人还爱文学,爱读余华和莫言,但他们更喜欢跟自己一样的普通人,普通人更能打动普通人。还记得今年5月作家刘楚昕获奖感言中那句刷屏的“越过山丘,却发现无人守候”吗?让读者动容的,首先不是他的作品《泥潭》,而是他以普通人身份讲述的那段故事:女友鼓励和托举他走上文学之路,当他于获奖时,女友却永远听不到他的感言,越过山丘,无人守候,怎能不让人心痛?——这种真实的生活、真诚的情感,才是人们进入文学的情感入口。新媒体打破了专业与素人写作的隔膜,在这个时代,即使是一个专业作家,也必须用自己最普通的一面去表达,才能摇动另一个普通人、千万个普通人。



【昙花的话】允今 新加坡作家

捍卫传统

坐落于印度尼西亚的唐格拉村,人口千余,是一个游客罕至的村子,但凭借传统手工纺织业而驰名世界。

我们看到一户人家敞开庭院,有个老姬正在使用古老的织布机专注地纺织。她年近八十,却依然耳聪目明,说话时,十根手指依然在纺织机上灵活地运转:

“纺织在我们家已经传了好几代,是母亲手把手地把技艺传授给我的。我终生只做一件事,那就是纺织、纺织、纺织……”

岛上如今干燥的气候不再适合棉花的生长。欠缺原料,加上年轻一代对这耗时费力的传统手艺没有兴趣,唐格拉村盛极一时的纺织业也面临没落的危机。年老一辈不甘就此放手,她们从市场里购买现成的棉线,坐在纺织机前,力挽狂澜于既倒。所幸的是,近年有人在村子里努力推动复兴计划,使这个传统行业得以延续下去。

我看中了一条围巾,她要价160万印尼盾(折合人民币800元)。我嫌贵,她淡淡地说:“我花了一个月才织成呢!”说完,又低头把暮年的岁月一寸一寸地织进棉线里,干瘪的嘴巴抵得紧紧的,有种倔强和顽强……

● 随手拍 图洪少薇 文郭新国



【夕花朝拾】杨卓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谁是个收拾一切的老头

《老头我,负责收拾一切》选择了一个几乎被忽略的主角类型:老年人。

这本书讲述的是“人和物”之间的关系:从早晨起床十分钟的清理,到要无赖回父母家存放东西的儿子,再到与不肯断舍离的妻子之间的矛盾与妥协。

这本书无时无刻不从“老头儿”出发,阐述了“清洁给我自由”的主题。书中每一页都浸透着一种冷静的幽默,老头的独白像钝刀割肉般切开现代人对物质的执念。他擦拭相框时,玻璃映出自己浑浊的瞳孔,三十年前的妻子笑得明媚。如今柜顶空荡,他留下唯一不扔的旧物——助听器盒里躺着枚生锈的螺丝钉,那是儿子七岁拧歪的玩具坦克零件。他数着药瓶咕咚:“扔了降压药,命就收走了?”他转身关灯,影子在墙上年复一年地堆叠,像未整理的旧书。柜中一只铁皮青蛙,发条锈死,却仍卡着1983年的月历卡片。“留它,是因春天曾动过”,老头说。雨滴开始敲打回收站顶棚,他听见自己膝盖里的风声。

11月2日,乘机从深圳到新疆阿勒泰,在喀纳斯的月亮湾邂逅北国秋景。次日天降大雪,萧瑟秋景已变成一片银装素裹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

【梅川随感】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

悼邵华强兄

11月15日晨接虞云国兄微信,惊悉邵华强兄于13日下午在美国洛杉矶“平静离世”。

邵华强这个名字,年轻朋友恐怕都不知道了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,他是徐志摩研究和沈从文研究的先行者。他不仅编纂了内地第一部《徐志摩选集》(序言由诗人卞之琳撰写)和第一部《徐志摩研究资料》(被列入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主持的“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”),还主编了首部十二卷本的《沈从文文集》(由花城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)。凭这几个“第一”,邵华强这个名字就与徐志摩和沈从文紧紧联系在一起,不能被遗忘。

1980年代初,我因研究郁达夫的缘故认识了华强兄,过从甚密。他快人快语,乐于助人,介绍我拜访沈从文先生,离沪赴美前,还介绍我结识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。近年来,我们经常在微信上互通资讯。我知道他藏有近百封沈从文写给他的信,还收藏有沈从文大量批注的《徐志摩年谱》(陈从周编)。因此,他主编《现代文学刊》时,请求他不吝赐稿。他一口应允,拟了好几个写作计划。可惜的是,直到我卸任,他的大文还未及写出,而今只能到另一个世界与沈先生交流了。

与邵华强兄最后一次通信是去年10月12日。我把为虞云国兄主编《程应镠文学文存》所作的序言发给他求正,宋史大家程应镠是沈从文的学生,也是他研究沈从文的引路人。华强兄的回答是“仁兄大才高产,小弟一直无心拜读着”。

现在才知道,他当时已在与病魔搏斗中。华强兄,一路走好!



【不知不觉】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范迁写巴黎

1983年,范迁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美国旧金山美术学院硕士毕业。那时他打两份工,唯一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去巴黎看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。毕业后,他如愿去了法国,在巴黎待了一年左右。一个背包一件大衣,他睡在夜间火车上游遍了欧洲。范迁在《惊鸿》中,再造了一个“范迁的巴黎”。

范迁说,体验真正的巴黎“波西米亚”生活是需要勇气的,所有的生活都是善恶参半。从巴尔扎克到梅里美再到亨利·米勒,都描述过巴黎的流氓阿飞、花花公子、吝啬鬼和愚钝者。而波西米亚的终极信条是穿越人间悲欢,感受生活真谛,理解人性的两极,达到一种自我通透的境地。

范迁的《锦瑟》写上海,《惊鸿》写巴黎,《十面埋伏》写江南小镇。范迁的小说读上去,是很有辨别力的。有点像站在一幅画前面,第一眼直觉,是整体透出来的色调和气质,宁静深远,与众不同。第二眼,注意到被描绘的对象,是历史的汪洋大海里不知名的人,被时光淹没的那些人的悲喜,时代筛漏下来那些人,也许颓丧和落败,但灵魂独特。再走近看这幅画,细部的描绘被一笔笔“看到”,光影浓淡,既投入和狂热,又在控制之中。

他的长篇《锦瑟》则回到古典的江南小镇,通过一个家族的荣衰,揭示历史与个人的深切关系。范迁一贯最关注的是知识分子,或者说中国“读书人”的活法。并不会被中国传统的伦理圈住,也许是范老师生活在海外的一种价值观念。